

六臣註文選

六臣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王作豪士賦

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冏自矜其功有

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向曰建立也何則循五臣本作脩心以

言立功者逐事為宜故云不一也

為量者存乎我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銑

非故德聲常存乎我也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善曰言建功必

彼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於彼也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

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

謂身也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落葉俟微風五臣本作颭以隕而風之

力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孟嘗遭雍門

而泣琴之感以末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

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

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

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

感以求也五
臣同善注

何者欲隕之樂無所假烈風將墜之

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

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善曰時既啓之於
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

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向曰斗筭小器也故

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本無也字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

銳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
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歷觀古今微一時之

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
一時良曰歷偏也微

取也伊周謂
伊尹周公也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

物昆蟲皆有此情

善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

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濟曰自我謂自說已是相物謂物比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

夫以自我之

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

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翰曰挾帶也勲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盼故萬物

隨其心意以為俯仰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

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五臣本無者字

哉

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為常

安耳飽其諂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

任出才表言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善曰孫卿位重才輕也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忌盈害上鬼神

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

猶且不免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良曰忌人

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

服其大節

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政之大節也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

故曰天可讎

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

善本作于字

廟門之下援于

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

乃響東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

云在渭城界中夜袷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袷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

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干為旗翰曰袷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

有大逆之事也餘同善往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 况

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

生萬物聖人財也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爲大

逆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

物此爲臣陵其

君非臣下之道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

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

銑曰大匠爲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

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爲介斧傷也臣代君制

非其所順必爲

天下所誅也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爲慷慨祭

則寡人人主所不父堪

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審喜言曰苟反國政由審氏

祭則寡人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審氏不由公族但

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

不能父堪

是以君奭鞅鞅

於亮切五臣本作快字

其敝也

不悅公旦之

舉

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

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
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

勢

善曰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威代韋賢為丞相
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准辟作威圖黜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

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

刺於背非其然者

五臣本無者字

與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
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衆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
在背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
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
恨周公於懷嫌疑吝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
恨也宣帝同善注

曰叔父親莫昵

五臣本作暱字

焉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

父謂周公也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也暱近也

登帝天位功莫

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云嗣孝武皇帝

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餼疏食沒齒無怨言自曰周霍一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也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濟曰周公為羣叔流言魯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

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

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

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

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校叔上書諫吳王曰爾肉之齒利劒也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同善注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因斯以言夫以篤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臣所疑也

聖穆親如彼之懿

善曰謂周公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

向曰篤厚也穆和

大德至忠如此之盛

善曰謂霍光也

銑曰尚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

惡

鳥

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手

衆多之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

也識

又況乎餐

高土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

而易

去

聖哲所難

平

者哉

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

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良曰饕餮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爲忌富貴

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

安

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

翰曰不知此理則喪亡其身也

見百姓之謀已則

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

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櫟隕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

杜預曰申整宮備也

向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己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

善曰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銑曰行嚴刑峻法必

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下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衆

心日侈

直氏

危機將發而方

五臣本無方字

偃仰瞻

直眄謂

足以夸世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瞻眄

齊濟曰侈懷

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瞻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世也

笑古人之未工忘

善本作
亡字

已事之已拙

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不知已事拙之甚也工善也

知

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

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

理必有
運會也

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音赴顛仆謂傾倒也

風起

塵合而禍至常酷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舍履顛沛之勢項

代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

聖

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

去

蓋為此也

濟曰過已謂虛有
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

夫惡欲之大

端賢愚所共有

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

之大端也

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

而游子徇

善本作

高

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

而已

向曰游子謂游官之子也徇求也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善曰

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善曰見上文注

率

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

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

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

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

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

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之首也冠首也

而大欲不乏於身

至樂無愆乎舊

濟曰大欲謂好道德也愆失也

節彌效而德彌廣

身愈

善本作逾字

逸而名愈劭

善曰爾雅注曰劭美也翰曰劭謂不絕也愈益也

此之不為彼之必昧

向曰此謂退身也彼謂貪榮也

然後河海之

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

善本作

積成山岳

善曰論語曰譬如

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

釁罪也言若長惡不收如一簣之上漸積以成山岳之大

名編凶頑之條身獸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

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

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

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盟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有兩水之上執蘭招魂夜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

三日而俱亡一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
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
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
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
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
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
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公皆爲
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
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
申楔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
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
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

有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
巳即二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
盃而行焉昇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
日飲千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
恭衡陽王義季命延年爲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

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磐金曰鐘毛詩序曰詩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往詳略異聞

善曰上林賦曰玼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銑曰淵

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禮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

然其

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善曰東京

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

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尚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

拓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魏志高堂

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

廣世業以遺後緒使堅萬代而成乎大道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善曰揚雄河東賦曰

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秘文翰曰函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弘大

也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

成王定鼎于郊郭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焉彪曰造物者為道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

所者言高祖規矩同於大道也皇上以敬文承歷景屬宸居善曰皇

帝也尚書曰濬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光景連屬也曲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拱之銳曰皇上謂文帝也敬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隆

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也

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善曰揚雄河東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郭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

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正

曲水詩序